

诗风词韵

# 致漯河公交驾驶员

曹存正

## 引言

入冬以来,两场大雪降临我市。冰雪覆盖,公交车成为市民出行的首选。特殊时期,漯河公交不负众望,在天寒地冻中形成了一道绿色的保障线,赢得了社会各界由衷的赞许。

从2013年至今,公交改革已历时五年。五年攻坚克难,五年持续发展,大公交格局已露端倪:公交线网优化升级,公交专用道投入使用,节能环保公交车覆盖市区,市民乘车环境有了质

的改变……2018年1月,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对10件重点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,加快建设市区“大公交”格局的建议办理情况满意度最高。

在公交发展的历史进程中,有一支队伍引人注目,他们长年坚守在营运服务的第一线,披星戴月,早出晚归,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默默奉献,书写着公交人的壮丽诗篇,他们,就是漯河公交驾驶员。

冰雪冷无情,车厢溢关爱,我们为漯河公交驾驶员点赞!

将一亿一千万人次的乘客运送;  
你每年绕地球1500圈的距离,  
都镌刻在烈日和风雪之中!

你脑海里安全驾驶的警钟长鸣,  
遵规守章心系广大群众;  
你完成的300万个营运班次,  
记录着你的分分秒秒之功!

你践行社会公德自警自省,  
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自律自重;  
你将捡到的乘客遗失之财物,  
如数上交且送还得那么完整!

你的节假日有一半被工作占用,  
无怨无悔保证着公交正常运营;  
你把驾驶员的职业疾病,  
默默地藏在心底从不吱声!

你自己辛勤的劳动,  
不懈地描绘着沙澧文明;  
你将实实在在的奉献,

洒向了人间的春夏秋冬!

你的职业受人尊崇,  
你的精神令人尊敬;  
你竖起来的一面旗帜,  
展示着公交车长的自信之风!

集团为你骄傲,  
你用无悔的人生,  
将崭新的公交事业支撑!

市民为你点赞,  
你用自身的言行,  
将漯河的公益民生证明!

政府为你护航,  
你和你依偎的摇篮,  
刚刚组建五年还那么“年轻”!

社会为你鼓掌,  
期盼你和你的团队,  
在这个城市有更加美好的前景!

读书笔记

# 虚荣的代价

王剑

什么是幸福?什么是理想生活?作家林语堂说,睡在自家的床上,吃父母做的饭菜,听爱人给你说情话,跟孩子做游戏,就是幸福。作家亦舒则说,不用吃得太好,穿得太好,住得太好,但必须自由自在,不感到任何压力,不做工作的奴隶,不受名利的支配,有志同道合的伴侣、活泼可爱的孩子,每天丰衣足食,已经算是理想的生活。

最近,我市女作家孟焕军用轻轻浅浅的语言,从一个离婚女人的视角,也给我们讲述了一种“理想生活”。从整体上看,中篇小说《理想生活》应该与她的《女人的战争》、《女人不是花衬衫》、《花红柳青》等作品属于一个谱系,可看作是孟焕军具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。这篇小说在《莽原》杂志2017年第5期刊发之后,迅速被《小说月报·大字版》2017年第10期转载,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。

炒房,是小说《理想生活》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。1980年,中国房地产正式成为一个产业,开始了缓慢的种子发芽的阶段。如今,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发展,中国房地产历经沉浮,始终倍受关注,话题不断。房价高了,买不起房,民怨沸腾;房价低了,经济萧条,怨声载道。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。”对于有理想有抱负的执政者而言,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人民都能实现“居者有其屋”的愿望,人人都有温暖的大家庭。“房子是用来住的,不是拿来炒的。”他多次强调和明确了住房的社会功能。

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孟焕军笔下的第一人叙述者“我”出场了。作为一个离了婚,还带着一个男孩的中年女性,“我”并不是一副大家习惯了的苦巴巴的样子,而是一种重获自由、拥抱新生的做派。“我”在出租屋里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理想,就是一定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“我”从三千元起底,举债发展,从一套小户型居室,到一套郊区别墅,再到引人瞩目的“空中花园”,“我”迅速实现了人生的“三级跳”。孟焕军笔下的“我”就像一片树叶,在房地产的大风大浪上飘动,穿插迂回,闪转腾挪,虽然分得一杯羹,却也差一点被吞噬。阅读小说时,读者的心是被抓紧的,随着“我”搬家,随着“我”购房,随着“我”赚钱,随着“我”从理想的高峰跌下深谷。

孟焕军无疑是一位有心人的,有探究精神的作家,对于中国新阶层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命运沉浮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,投注了关切的目光。可以看出,《理想生活》是一部“向死而生”的小说,她表面是写炒房,实际上是在自觉记录和思考时代发展的关键课题。

《理想生活》对离婚女人的生活也给予了极大关注。如今,中国的离婚率越来越高,离婚对一个女人来说,可能是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。很多外表平静,内心波澜的女人一旦离婚后,自己就要承受着极大的痛苦;若是没有职业的女人,便会面临着生活的挑战。因此,女人离婚,一下子就就成了弱势群体,她们的内心是很纠结的,心理是痛苦的。

作家是时代的书记,是人类心灵秘密的探求者。面对离婚女人纷乱的生活状态,《理想生活》以长镜头的方式,客观予以呈现。例如,“我”受不了别人的议论和撮掇,被迫去“相亲”,却往往无功而返。不是“我”长相不好,气质不雅,而是“我”离婚后,带着一个男孩儿,不得不忍受着别人的挑剔和冷落。再如,“我”买房子,首先要考虑的是儿子上学方便,离学校近,坐公交便利。其次,“我”得亲自跑建材市场,从地板砖,到洁具,都要讨价还价,精打细算。每天晚上,“我”都要躺在床上算来算去,这划算不划算,那是赚了还是赔了。再如我向朋友和亲戚借钱时的矛盾心理,还上钱时的轻松畅快。我被表妹

逼着搬家时的尴尬、做软广告时内心的不安、旧房尚未出手时心理的焦躁;“我整夜失眠,心急上火,牙龈出血,脸上长痘。我像是掉进卖房的陷阱里,满脑子都是卖房。这种焦虑只能默默承受,不能向任何人说出来”。这些都是一个离婚女人必须面对的真实生活。孟焕军以新写实的手法,不仅写出了离婚女人表面上的刚强、聚会喝酒时的风光以及清高自傲的文艺范儿,还层层剥笋,深入离婚女人这个群体的内心深处,展现了她们内心的矛盾、纠结、委屈和不堪,写出了她们生活的纷乱和无奈。

《理想生活》最成功的地方,是塑造了一个爱慕虚荣者的人物形象,凸显了作家对现代女性畸形追求的焦虑。

说到爱慕虚荣,大家自然而然地想到莫泊桑脍炙人口的小说名篇《项链》。是的,莫泊桑笔下的玛蒂尔德,图慕虚荣,追求享乐,她有七个不切实际的梦想,她梦想“幽静的厅堂”,梦想“华美香气扑鼻的小居室”,梦想“精美的晚餐”,梦想“亮晶晶的银器”,梦想“绣着古装人物的壁衣”,梦想“盛在名贵的盘碟里的佳肴”,梦想“一边吃着粉红色的鲑鱼,一边听客人密谈”。本来,玛蒂尔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是无可厚非的,因为人人都有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自由。但是,这样的梦想使玛蒂尔德的心理产生了异化,她强烈的虚荣心和要强的性格使她无法与现实生活取得平衡,从而使她极度痛苦,这也暗示了她日后的命运悲剧。她的幸福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她失去了借来的项链,却用了整整十年的辛劳才得以还清债务。一夜的风光与十年的艰辛,是多么强烈的对比!多么深刻的讽刺!

孟焕军的《理想生活》其实讲述的也是这样一个故事。“我”在出租屋里发誓要买房子,这个买房誓言可以看作是“我”的“初心”,确实是出于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。但随着“我”从三千元起家,赚到炒房的第一桶金后,“我”逐渐就被不断膨胀的欲望绑架,被轻松到手的金钱绑架了。这个时候再买房子,就不是居住了,而是“我”显示自己自立自强的标签,是“我”赚取差价的动力,成为“我”攀比和炫耀高品质生活的筹码和资本了。这种外在的虚幻的东西,比“我”舒适和安定的日常生活更重要,比“我”儿子亲手进行装修设计成就感更重要。随着利益的雪球越滚越大,“我”的胃口也越来越大,以至于无法停下“我”追求的脚步,最终栽在“空中花园”虚幻的泡沫里。所谓的理想生活,到头来,却只是一场噩梦。

小说的最后,游走在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女主人公,终于从缥缈的星空回到了大地。此时,一无所有的“我”,仿佛又找回了自己的“初心”：“空中花园或许真的成了水中月、镜中花、空中楼阁了,我原本一无所有,倒腾这么多年又回到出租屋,心有不甘,也没办法。在出租屋里住着住着也就习惯了,渐渐地看淡了空中花园,甚至不再幻想坐在空中的前庭后院看星星、望月亮了”。但小说的结尾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,“空中花园”死而复生,被套走的七十多万又奇迹般地回来了:“过不多久,我将告别出租屋,住进宽敞敞敞的惠家花园,住在属于自己的花园里,望着满天星斗发呆。命运待我真的很薄,想着,竟然流下泪来。”

按理说,小说可以写得再狠一些,再冷一些,即使让这七十多万都打了水漂,也未尝不可。可是作者还是手下留情了,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,展现了作者浓郁的人文情怀。这样的结局很温暖,让大多数读者都宽了心。不过,这也是作者的一种警示,作者希望处于弱势的女性朋友,不可太贪婪,既要仰望天空,又要脚踏实地,尽快在风雨中成熟起来。孟焕军是我市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,希望她能在沙澧河孕育的这片热土上,不断成长。

心灵漫笔

郑晋洋

过了腊八,家在李集的姑姑来看父母,三轮车上带来一袋红薯粉条,一下子勾起了我对红薯粉条的回忆。

“小孩小孩不要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这句俗语对我这样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孩子来说,真的好亲切。过年,也就意味着可以穿新衣、戴新帽、领红包、放鞭炮,而最让人激动的,莫过于吃好多好多好吃的。

且不说小年夜的锅盔、麻糖,二十五磨豆腐,二十六赶集割肉,二十七杀小鸡,二十八蒸枣花,单是那让人想想就馋涎欲滴的家乡特产红薯粉条,就让人回味无穷。

红薯是家乡最高产、稳产的农作物了吧?

记得小时候,每到秋末,一场霜把红薯叶打成了黑色,我就跟着父母下地出红薯,父母用铁锹在前面挖,我在后面提

# 家乡的红薯粉条

着荆篮捡,满一荆篮就“吭咪吭咪”着倒到架子上再接着捡。装满车就由父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,拉回家卸到院子里堆着,然后继续拉着架子车到地里接着捡红薯。那时候红薯是绝对的主食,蒸红薯、煮红薯、烤红薯,红薯面、红薯馒头吃,吃到了刻骨铭心!但唯一让我喜欢的就是红薯粉条。

做红薯粉条的过程很复杂,生产队长把各家各户组织在一起,先是用大秤称每家要打粉条的红薯重量,由专门的会计记到本子上,然后开始打粉子,一车车洗净的红薯,投入石磨磨成红薯渣,然后装进白色的滤布单子,反反复复地摇,过滤出粉子,沉淀下来后打包挂在树上,沥干水就成了粉子疙瘩,再破碎晾晒,家家户户院里房顶都像下雪一样!

等到了腊八,天寒地冻,屋檐下的流冰一尺多长,做粉条的时节就到了!下粉师傅支起大铁锅,鼓起风箱,呼呼噜噜

就开始了。整个场面几乎全生产队的人一起上,只记得当时的场面热闹非常,大人们忙个不停,将出锅的粉条挂在大树之间的绳子上或者支好的架子上,一排排无比壮观!我们小孩哪儿都不去,就围着大锅台等粉条出锅。下粉师傅这时候往往有意下一些很粗的粉条,称之为“小猪娃”,专门让我们这些馋猫吃。

到临近过年的那几天,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磨豆腐买肉杀小鸡蒸枣花,但各种美食当中,“猪肉炖粉条”是无上的美味。



以前家里穷,即使过年也买不了几斤肉,如果没有客人,一般情况下父母就用萝卜白菜豆腐炖粉条汤,虽然没有猪肉,但吃起来仍觉得口齿生香!

现在,家乡依然保留着手工制作粉条的传统,有的甚至已经规模化,打出了自己的品牌,尤其是李集姑姑家那一片的粉条,更是远近闻名。不过,不知怎的,我还是觉得小时候的红薯粉条更好吃,尤其是那胖嘟嘟的“小猪娃”,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
街巷寻珍

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,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。文化兴国运兴,文化强民族强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,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,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,挖掘漯河民间艺术资源,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,引导群众在文化活动中主动参与,不断传承发展,全面落实新时代漯河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布局,提升漯河文化软实力,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,2018年,《水韵沙澧》文艺副刊开设《街巷寻珍》专栏,以“坚定文化自信 展示不凡成就”为主导方向,以文学的笔法去写一写民间手艺(人)、草根绝活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,可以是文化记忆,也可以是文化写真,形式多样。欢迎关注,欢迎投稿。

邮箱:siying3366@163.com

李玲

初中时候读鲁迅的《社戏》,我第一次知道了“社戏”这个名词,也了解到“社”接近土地神、土地庙的概念。社戏是中国民间有关宗教、风俗的戏艺活动,一般在庙宇、祠堂或戏台演出。

我们村的社戏当然也是有渊源的:相传高宗武丁在我们宋岗村驻扎过天蝗的军队,所到之处秋毫无犯,治军严明。后来,武丁为灭蝗虫而累死在西华境内,后人为了纪念高宗灭蝗虫的恩德,因此在我们村北建高宗庙(离我老家仅100米),且树碑立传,把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九、三月三、三月二十四、六月六、十月十五都定为庙会,如果演戏就是社戏了。代代相传,已经几千年了。

由于庙宇庞大,是周围多村集资所修,并非我村全部之功,因此,高宗庙的庙址位于两村之间,是一个高出地面十多米的高台。两村之间由于挖土形成了大壕沟,因此还流传出了美丽的传说“益湖”以及“崇岗饮社”等虚实景观(《郾城县志》里有记载)。因此,千百年来两村人争论不休,甚至大打出手,来夺取庙会之所属。

记忆中,两个村庄总在正月十九对戏,也就是唱对台戏。我们宋岗村喜欢豫剧,而邻村的梁庄村就唱曲剧。由于我村人多,收上来的钱就多,难免财大气粗,九岁那年,我们村专门请了知名剧团来唱戏,那可真是高手林立。而邻

村梁庄也不甘示弱地请了郾城曲剧名旦徐霞芝。因为徐霞芝长得好看,扮相漂亮,唱腔珠圆玉润,所以我们那有“看戏不看戏,看看徐霞芝”的谚语。可见徐霞芝的魅力所在,所以,第一场戏,梁庄村理所当然占了上风。

孩子们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快乐的。我们可不管什么豫剧曲剧,不管什么生旦净末丑,也不管秦皇汉武,更不管唐宗宋祖,我们自有我们的乐趣。看戏的时候听大人说“看戏看顶棚”,掂起小脚尖儿也看不见,然后“轰”的一声如潮水一般被挤到台底下,我们也不气馁,从头再来。

既然什么也看不见,随便转悠一下也不错。二分钱一本的图书照样看得如痴如醉,心随小三毛的喜怒哀乐而阴晴圆缺。看见卖糖葫芦的,把口水强忍住咽了好几次,卖水煎包和卖胡辣汤的在一起吆喝着“刚出锅的热包子!鲜味可口的胡辣汤……”看着焦黄的包子,冒着热气飘着白绿相间葱花的胡辣汤,一次又一次地徘徊,那么不情愿地走开去。那时候包子才一毛钱一盘,我都没有舍得买,牛肉胡辣汤也就一毛钱一碗,我用力吞咽了一口唾沫。那时,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:啥时候攒够三元钱了,那套《雁铃支队》就是我的了。

一个卖小河虾的老头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干净的小竹篮里铺着白色的塑料布,红彤彤的小虾和葱花红绿相间,洁白的笼布包着薄薄的烙馍,最主要是:价格便宜——一个烙馍卷小河虾只要五分钱!

我走不动了!心里有个小人一直在煽动我说:“买吧,买吧!”我终究还是没有抵抗住美食的诱惑,一边讨价还价,一边让老头多给卷些小虾,然后小心翼翼地从小袋里拿出一毛钱交给老头。拿到馍,我一口下去便嚼掉半个烙馍,再快意不过了!平时,我是没有零花钱的,也只有村里有社戏时,我妈才每天给一毛钱零花钱。

那些吹糖人儿的、补锅的、换江米糕的、耍猴的……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,随着年龄的增长,这些都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!

那年的正月十九,淫雨霏霏,连月不开,到处泥泞。我们老家是黑土地,泥巴黏,胶鞋底不知道粘掉了多少。因为交通不便,所以剧团走不了,只好在我们村整整驻扎了半个月——唱戏不要钱,只要管饭就行。其中有一部戏叫《刘安宁私访》,我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故事,只知道唱了八场还意犹未尽,那故事情节一波三折,很是吸引人,三十

多年过去了,有些情节我还历历在目,甚至能把其中的有些台词哼唱。

因为第一场对台戏输了,对我村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,理所应当连夜去请了“角”(就是托熟人去大剧团请名角)。河南省豫剧一团的名角张艳平当时已经五十多岁,虽然年过半百,但看不出岁月在她脸上雕琢的痕迹,那身段、颜面以及她字正腔圆的唱腔。社戏期间,她在我家吃饭,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她最得意的戏是《拷红》,把一个小姑娘演得活灵活现,几十年过去了,我老家四十岁以上的人提起来还津津乐道,可见她的演技当时已经炉火纯青。一次吃饭时,我问她:“艳平姨,你会唱红娘,那张君瑞你会演吗?”没想到第二天她真的扮上了张君瑞,把张君瑞“书生意气,挥斥方遒”的潇洒也发挥得淋漓尽致,台下掌声阵阵。她竟那么在意一个孩子的奇心!第三天,她又扮上了崔莺莺,那“纤纤作细步,精妙世无双”,好像她就是为崔莺莺而生,看得我如痴如醉。

因此,我和艳平姨相约,长大了我要跟她一起学唱戏。那年,她是偷偷走的,我为此哭了好几天。尽管后来看过好多名家演戏,但都没有童年的回忆中那么快乐、淋漓尽致!

说起社戏,就不能不说我村的宋豹,他是唱反串的。在他的倡导下,我们村也成立了古装戏剧团,经典剧目有《卖苗郎》、《十五贯》、《铡美案》等。演出《卖苗郎》的时候,村里的财旺大爷扮演苗郎的爷爷,宋豹演苗郎的母亲,俩人平时是爷们儿,演出过程中俩人还相互骂玩儿,在台上的表演令人忍俊不禁。宋豹虽然是草根演员,但他很会唱戏,包括救戏。记得有一次,宋豹唱的台词当中有一句“六扇窗户开八扇”,下面的观众都替他捏着一把汗,都瞪大了眼睛发问“六扇窗户怎么开八扇呢?”只听他娓娓道来:“还有两扇没有装……”可见他的机智。

那时候生活艰难,几乎没有有什么娱乐项目,所以农闲时节我们村就把锣鼓等乐器搬到了十字街口,乐师们全部是村里的,谁想去唱就唱,谁喜欢唱什么就唱什么,就是草根大舞台,比河南电视台的《梨园春》要早好多年哩。所以,我们村四十岁以上的人大都会唱

古装戏,大部分也都识戏,也加深了我对古装戏的痴迷程度。

不知道什么原因,村子里唱戏包括邻村的城高唱戏,从来都不唱有关关羽和苏妲己的戏。我问过好多年老人,他们只说是前辈留传下来的传统,唱了高宗后世子孙的戏,戏台会莫名其妙着火。

我上初一那年,许昌戏校来我们村招学员,当时我偷拿了母亲一元钱去报名费。主考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伯伯,他看了我的身板(11岁时我近1.6米)、量了腔,那伯伯夸我身材好、唱腔好,是天生唱生角的料。可惜母亲不让我学唱戏,说什么“鹤鹑戏子麻利猴,剃头的孩子不可留……”前些天回老家,我还开着玩笑抱怨母亲,当初不让我学唱戏,豫剧界少了我这么一颗明星。

后来,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村里大部分年轻人背井离乡去外地谋生,宋豹调到舞钢豫剧团后,我们村里的剧团也慢慢地七零八落了,连古装戏服、乐器都不知阴踪了。

我也因为上高中,接着又读大学很少再看家乡戏,也很少再体味那“包子、油馍、胡辣汤”的味道,还有每次赶春会时柳条穿油馍的阵势,家家户户飘来酱炒肉的诱人香味儿,如今,无论如何都吃不出来记忆中大锅菜的味道。不知道是舌尖的挑剔,还是味蕾的退化?

工作的城市虽然离老家并不遥远,但每次春会回家的脚步都是匆匆,太匆匆,以至于不知道戏台搭在哪里就踏上了回程的路,无法领略“三五步走遍天下,七八人百万雄兵”、“咫尺地五湖四海,几更时万古千秋”等对中国戏曲生动的描述,只能在每周的周末隔屏看《梨园春》,觉得总少了戏台前的喧闹和人气鼎沸的气氛,更有当时家家户户待客的纯真。我留恋的,可能是当时的那种场景,可能是当时生活的慢节奏,也可能还有乡邻那种待人接物的纯粹吧?

乡愁会常常出现在我们羁旅漂泊的回眸中,也可能在长久的间隔的记忆里,那么最吸引你的故乡印记会是什么呢?是在老树下等候的亲人还是玩伴?是那些留下童年、青春脚步的山水?还是无法忘却的家乡美食味道?

对我来说,记忆中的社戏,才是我挥之不去的乡愁呀!

## 坚定文化自信 展示不凡成就